

行  
水  
金  
鑑

行

水

山

田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八

河水

靳輔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略云臣竊見今日  
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  
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清江浦  
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  
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  
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  
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  
蓋築堤堵絕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  
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

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已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今自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如臣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則臣一身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已費之錢糧將來之國賦民生之昏墊何哉况用水刷沙即曰不必挑浚而東水歸漕則又必須築隄旣築堤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傍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

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有之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俱合而爲一矣又兩旁旣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即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也查工部尚書臣冀如錫等條奏

內開堤底以八丈爲度面以五丈爲準高以一丈五尺爲憑等語計每隄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誠爲防河至堅之策今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止科用土六十方者蓋以物力艱難姑暫從減省擬議俾其足以抵當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行量撥人夫協同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仍如部臣等條議丈尺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疏內開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止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務須一律修築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



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  
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  
堤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  
有堤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  
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  
土高三尺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  
分通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  
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  
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  
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筭總之離堤三  
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

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用夫五工合遠近而牽筭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應用夫二千一百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與

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旣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萬全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也惟是近海之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八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二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給

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需  
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統於臣第六  
疏內設措錢糧以給之其需用人夫共計二千四百  
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  
三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人民尚湏供臣後疏挑  
浚幫堤堵決等各工之用斷斷不能更有如許多夫  
前來應募臣查康熙九年前河臣羅多興修黃河各  
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淺等夫外曾經令山東江南  
鄰郡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之大數倍於前不  
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陽府屬募夫一萬  
五千名江寧府屬募夫一萬名蘇常二府屬各募夫



八千名鎮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名徐州并屬募夫  
五千名滁州和州并屬各募夫二千名山東兗州府  
屬募夫一萬四千名濟南府屬募夫九千名東昌青  
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封府屬募夫一萬  
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尚少夫一萬一千七  
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沭六州縣地方召  
募其募夫之法各該府州就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  
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  
之夫赴工常川供役不許以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  
以致曠悞工程即於該府屬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  
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

月之內募齊人夫各帶土車鍬担等器飛星押赴工  
所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  
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  
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  
五千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平  
地者有更有缺窪湏填者有存舊堤之土多寡不等  
者并堤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之上仍立  
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收存各監理官即按  
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堤段令其如  
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  
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

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警策之凡各州縣協募人夫有老弱病廢及奸滑逃逸一名至五名免議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罰俸半年所委專管官罰俸一年二十一名至五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革職其所築堤段如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有三四丈者將專管官降二級調用三處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官革職如所募之

夫盡皆壯健并無一人逃逸所築之堤隨驗俱堅堤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官不論俸滿即陞  
需管官如係正途照依應陞之缺加二級即陞如非  
正途俱准照正途注冊一體加二級即陞更請責成  
道府州并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州所屬有一官議  
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議處者將該道府  
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一級調  
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州降二級調用所  
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堅固如式依期早早告竣者  
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即陞其各監理官除募夫  
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縣委官之內



有因夯杵不堅築隄不豐滿一員議處者將監理官  
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一級調用四  
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二級調用六員以上議處  
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准與抵筭如  
監理官揭叅者准免連坐若並無議處止有議敘者  
將監理官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從優即陞如  
此則各官俱知勉勵可無闕茸貽悞之虞矣伏候  
睿裁 第二疏云竊照臣請挑清江浦而下至海口一  
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  
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行急  
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

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

堅土而此乃三年之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  
試驗浮土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係淤泥尺許淤  
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  
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  
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  
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  
惟是此處淤沙旣易衝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  
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  
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  
繁若有一處慮不周到恐致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  
悔是以不敢不畧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

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亦於臣第六疏內措設錢糧給用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闢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伏候

睿裁

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俱淮運兩河事宜分見淮水運河水下第六疏設處錢糧一議淮揚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一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利

淺之資一開廣武生納監之事例三款并令各直省州縣預徵錢糧十分之一第七疏裁併官員及議敘處分俱見後

第八疏畧云

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隄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



二一在備員闢葑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淹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溉之至於周橋翟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夫役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決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

餘一帶殘堤貼椿之土悉皆卸塌椿木無土擁護易於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淹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夫役當大埽方下未合龍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楸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為不易之策也臣愚以為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浚修葺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為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

名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  
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一墩令  
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帚二  
箇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  
一日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  
錨下鐵埽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殆五丈之  
繫繩不能到底懸鐵埽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  
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  
二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崙令浚隄外至海口一帶  
之洪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  
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

各分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



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兵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三丈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於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茭荷蒲葦菱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南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西堤令十兵

住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步兵而無容設馬內以一分爲百總管隊準支步戰兵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堅實日漸幫寬并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外河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三丈不等內河坦坡之外芟葦荷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守兵拔爲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總拔爲守備有缺即題陞無缺即報部照依應陞之缺遇缺即陞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破不堅或并不

幫寬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  
河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湖茭  
葦蒲荷廢弛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  
示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遴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  
級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鬪茸以致衝決隄  
岸者官革職拏問兵從重處死至於一例河道而臣  
議設兵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旣通則上流可無  
意外之滯是以外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  
底之事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浚船  
不能即疏則又當立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  
汛以守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慮矣黃

河無意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  
運河亦可無恙其翟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壩  
一帶當淮河之衝爲上流最要之地也 八疏俱於

七月初八日題初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這所奏經理河工事宜各本著九卿  
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八月十三日工部  
等衙門會議具題十六日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各官  
會同詳確議奏 二十六日 廷議酌量修築具題

二十九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應否緩修并會議各本內事情著總



河靳輔再行確議具奏

伏乞

聖

鑒

訓

示

謹

總河靳輔覆題疏略云夫黃河發源崑崙其流最遠自歷龍門合陝豫之水而益見奔騰又東至駱馬湖口更加東省運河山泉諸流而勢愈難捍又東南至於清口會合全淮而瀾灑滔天矣似此滔天瀾灑之水非海無歸然自清口歷清江浦雲梯關以至海口尚有三百三十里之遙其中非得寬深廣大之渠受其來而聽其去安能使之暢流無阻也臣聞順治年間河道未壞之時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丈至五六丈不等寬二三百丈至六七百丈不等廣大如此是以雖遇伏秋水漲足以有容而不至於泛濫乃

今日清江浦以下之河身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  
寬十二三丈至十八九丈不等逼窄如此是以即使  
霜降水消亦難承載而每至於潰衝也臣請將今昔  
寬深之數牽算而合較之深二三丈至五六丈牽算  
計深四丈深二三尺至五六尺牽算計深四尺昔四  
丈而今四尺是前此河水之深十倍於今日也寬二  
三百丈至六七百丈牽算計寬四百五十丈寬十二  
三丈至十八九丈牽算計寬十五丈昔四百五十丈  
而今止十五丈是前此河身之寬三十倍於今日也  
以上十倍與三十倍合算之是今日受水之河身僅  
有前此三百分中之一分耳夫黃淮之水自若也伏

秋之漲仍然也而其入海之路竟淤去三百分中之二百九十九僅存一線其何能容於以知各處之漫衝潰溢誠勢所必至者也不惟是也自臣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到任之後目擊清江浦以下三百里河身淺窄情形而清江浦以上深雖不過丈餘寬則尚有百餘丈及二三百丈不等也乃自七月十八夜楊家莊遙堤潰決之後一路漸漸淤淺臣親乘小艇徧閱河中自清江浦以上歷清口并清河桃源兩縣以至楊家莊前通計一百七十餘里其向之深丈餘者今則止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矣向之寬百餘丈今則止寬十餘丈至二三十丈不等矣雖此係新淤之

行不金錄卷四十一  
古

土不難刷開然下流不通將令刷歸何處耶今臣若  
欲照 廷臣先將緊要之處酌量修築則必以急堵  
楊家莊決口爲首務以其爲漕艘必經之地現在淤  
淺難行也殊不知清江浦以下三百里久淤之河未  
經疏通即使楊家莊閉合龍門不旋踵而他處又必  
告潰况清江浦以上至楊家莊業已盡行淤淺如將  
下流河身及早挑濬疏通然後竭力堵塞楊家莊決  
口則龍門閉合之後河流入海有途一百七十里新  
淤可以漸漸刷開故道可復漕運亦可無悞若不挑  
浚下流而但議堵決則水至無歸不特徒費錢糧徒  
勞民力此一百七十里新淤斷斷不能刷去必且更



於楊家莊以上徐邳睢靈地方另行潰決決口移上一里則河身多淤一里將見東豫二省頻告水災而駱馬湖以下勢必全無運道矣此臣之所以力請大爲修治也况及早興修約費銀二百餘萬倘荷

皇上齊天之福數年之間或得告竣則田土盡出賦稅可增民生可望其樂業安居糧運亦可使之遄行無阻若不急爲大修則年年堵塞歲歲挑河恐數年之費亦不下二百餘萬而河道愈壞漕運愈阻臣受溺職之罪固不足惜其如民生國計何哉此臣之所以力請修治而斷斷不敢議緩也臣前題八疏原止就原任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疏內所開工程定

議修築其臣疏較部臣等疏內增估者惟雲梯關外挑河築堤一工耳至於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縣以上則原未議及也今臣親加詳勘南岸遙堤自白洋河宿遷縣境起上歷邳州睢寧靈璧以至徐州共計程二百八十里其堤內田地較之堤工俱低九尺一丈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而堤外淤灘則較之堤工止低三四五六七尺不等甚有淤灘與堤頂相去僅尺許及竟與堤頂平者今歲伏秋水漲直至堤頂雖廳印河官竭力於堤頂之上督夫挑土暫爲搪護然不過加四五尺寬一二尺高之子堤一段萬不能恃以捍禦洪流又有堤外久停積水堪敵黃水黃水

不能浸入未經淤高之處則又一派汪洋清波千頃  
每遇大風鼓浪將舊堤積漸撞擊莫不剝落坍塌僅  
存數尺北岸遙堤自清河縣起上歷桃源宿遷邳州  
睢寧以達徐州共計程四百里內清河至宿遷一百  
六十里係漕艘經行驛遞飛馳之地堤工尚寬及至  
駱馬湖而上除近山之處原未築堤外凡見在之堤  
悉皆殘缺不堪其中雖無堤頂與河灘相平之處然  
堤頂較之內地俱高八九尺一丈不等而較之外灘  
不過高四五六七尺不等且必有積水浸堤甚至兩  
面皆水日受汕擊之患者內如徐州之花山張家樓  
一帶原係岡阜之地近因河底墊高士民條議創築

堤工攔水乃工程未竣而洪流驟至業已衝成大缺  
其水從北東直注出駱馬湖之後將運河貓兒河一  
帶漸漸淤墊以上情形俱臣親身經歷竚立徘徊往  
來相視目擊危險之狀真不禁心膽皆悸是以不得  
不併請急修雖駱馬湖以上非漕艘經行之地殊不  
知南岸一決其水必由邸家白鹿等湖漫過歸仁堤  
助洪澤湖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高良澗等一帶堤  
工各堤勢不能支必至決裂即或堤工堅固如鐵不  
即潰決亦必從頂漫過直衝運河之堤由清水潭下  
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嗣此淮流仍舊旁洩仍不助  
黃刷沙清口以下黃運兩河仍必淤墊此駱馬湖以



上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其水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并駱馬湖底積漸淤高嗣此東省山泉諸流不能暢行一遇伏秋淤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等州縣之田畝必至淹沒運河堤工亦必至於潰衝此駱馬湖以上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至於黃河上流有決則下流必淤故駱馬湖以下至清口一帶攸關運道之黃河必得駱馬湖以上無旁洩之事方能深通是以凡此兩岸危險情形均當逐一修治也合而計之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挑堤岸不築不用鐵掃帚等器設法加浚河身并浚海口則黃淮無歸黃運兩河并

高家堰一帶之各岸堤處處皆可衝漫見在決口雖大費錢糧堵塞堅固而此塞彼衝終歸無益下流旣挑浚疏通矣而清口以上爛泥淺一帶不挑引河則淮流不暢湖水不能速下高堰一帶之堤岸尚屬堪虞爛泥淺一帶旣挑引河矣而下自清口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以至周橋閘一帶殘缺之堤不行加幫高厚并不築翟家壩之堤堵塞大小三十四處決口及成河九道之處則淮水旁分刷沙不力黃水必仍內灌而兩河必仍淤墊是以今日治河之道疏下流幫堤岸堵決口皆屬至緊之工誠緩一不可者也至於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必須深挑以通重運此又

不待言者矣總之下流既疏殘堤既幫決口既堵則  
淮水可使徑直趨海然後併堵楊家莊決口急挽黃  
流使之赴清口會淮則故道可復河道既可復故而  
并將駱馬湖以上兩岸卑薄殘缺之處逐一修治再  
行設兵看守之法庶幾可保久遠而不致於徒費錢  
糧徒勞民力也臣謹將各本內事宜逐一詳加確議

分疏題覆

靳文襄公經  
理八疏摘鈔

卷第四十八





行水金鑑

卷第四十九

河水

十二月十一日總河靳輔題覆第一疏略云募夫一節 廷議謂遠派各省恐不肖官役借端擾民請

敕臣酌量設法就近募夫不致悞工等語臣思道遙工長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誠難保其必無然就近召募則斷不能取齊若倣照舊例多加工食以鼓舞招徠之則動須增費數十萬兩從何設處且即使加給工食而淮揚被水已久困苦災黎除死亡賣身之外其逃散四方者一時不能聚集應募者少必至悞工臣反覆籌酌更得驢駝代挑之法凡下鍤掘土并

八  
夯杵成堤俱用人力其往來運土則以驢駝約可省夫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完工者改爲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者今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驢三萬餘頭足矣又其餘各工每日亦需夫七八萬其間但有可用驢駝以省人力之處容臣隨時斟酌而行則需夫不至太多可以仰遵 廷議就近

設法召募濟工矣至所需驢頭查江南非出產之處但若議派東豫二省催募恐仍有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容臣竟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價買解淮濟用若夫兩岸遙堤臣原題面寬三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二尺每堤一丈用土六十方然臣又各處閱

歷細察情形遙堤固屬必需而縷堤尤不可少蓋黃  
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而河身窄則流急寬則  
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并加築格  
堤用防衝決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大水  
異漲即有漫衝至遙堤格堤而止自不至於奪河成  
缺該守堤人等隨即星將縷堤仍舊築起為工亦易  
臣請將原估築遙堤之土六十方分築遙縷二堤并  
量增格堤其縷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每縷  
堤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二丈底亦寬六  
丈高八尺每遙堤一丈用土三十二方二共用土五  
十六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或隔五七里或隔

十餘里即以所餘之土再築格堤一道格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以上各堤均令守堤人等一併加意防護并將各堤逐年加幫務極高厚可也

靳文襄公奏疏

以下七疏俱與原題無甚異同故不錄

是年秋堤決大水

蕭縣志

是年七月河決宿遷孫家塘

清河縣志

是年築中牟小潭溪月堤蘭陽銅瓦廂月堤儀封堦

陽集月堤商止楊家堂月隄虞城周家樓堤

河南通志

是年創築雲梯關外東水堤一萬八千餘丈塞于家

岡武家墩高家堰等處大決口十六處

靳文襄公治河書下同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奉



旨這河工各本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掌  
印不掌印官會同詳確議奏

二月初七日和碩裕親王等會覆第一第二第三第  
四第五第七等疏俱奉

旨依議第六疏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捐助事例候

旨行第八疏奉

旨沿河地畝撥給兵丁又強令地主作為幫丁是否相

合著再確議具奏

後議覆  
不行

命更定河工處分之例

命撤回南北中河三分司部員其河道工程委該地方

監司府佐貳管理

命設江南河兵八營凡五千八百六十名罷淮揚徐靈  
壁四府州縣堤淺等夫 三月

命豫省歲修工程責成河南撫臣

創建王家營張家莊減水壩二座

塞山清安三縣黃河兩岸張家莊王家營邢家口二

鋪口羅家口夏家口呂家口洪家口竇家口等處決

口餘諸小口並塞之

十一月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部覆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  
督以節省錢糧建立減水壩挑濬引水河具題爾部不

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爲耽延殊屬不合著照  
該督所題行其撥動民夫之處著會同各該督撫定議  
具奏餘依議 又爲彙報黃河湖堰各決盡行閉合龍  
門等事奉

旨覽卿奏黃河湖堰大小決口數十餘處盡行堵塞完  
竣具見籌畫周詳實心任事有裨河工勤勞可嘉著議  
敘具奏該部知道

是年決口盡堵水勢消落隨召夫數萬一面壓埽一  
面築堤奈雲梯關數百里入海故道自堰堤潰決以  
來盡屬沙淤水難入海兼之草莽蓬蘆叢雜交錯又  
非人力可施故將翟壩至周橋二十五里湖陂從來

不曾築堤者速築大堤又將高家堰一帶長堤復行加高幫寬蓄水以衝海口又相勢挑挖引河以導水勢

上命部堂伊桑阿部司傳達查勘覆

命

江南通志

是年總河靳自龍王廟起至四鋪溝止接築四千九百三十八丈計程二十七里半其縣前玉皇閣一帶地勢當衝題定椿埽要工五百餘丈歲加修繕又自桃源東界至石人溝止築縷堤一道長一千八百六十三丈計程十里三分五厘派本邑民夫三百名修

防

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二月淮徐災荒各處工程緊急

允總河靳輔題請留漕米二十萬石濟工 五月題爲

遵例自陳事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河督殫心修浚有裨河工籌畫周詳勞績茂著克副委任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

靳文襄

公治河書

是年創建宿遷縣之朱家堂溫州廟桃源縣之古城清河縣之王家營安東縣之茆良口減水壩共六座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築祥符白石垵堤中牟小潭

溪月堤及格堤商止徐家莊月堤又築虞城堤

河南通志

是年夏秋南北皆霪雨七十日黃淮並漲有滔天之勢堤岸衝嚙甚多工亦爲之阻然衝嚙之隄隨圯隨葺不致大患率賴新築工堅之所致云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塞楊家莊決口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四月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刑部侍郎宋文運給事中王曰溫御史伊喇喀勘閱河工

候補布政司崔維雅條陳

河道奉

旨著勘工大臣帶往工所會同總河確議

五月河決

宿遷縣徐家灣塞之

六月河決宿遷縣蕭家渡

九月尚書伊桑阿等同崔維雅勘工畢復

命王曰溫崔維雅啓奏河道若從靳輔修治必不能成  
功其所建各減水壩當盡行拆毀別圖良策大加挑  
築方可奏績 十月工部傳出

上諭著令靳輔急速至京 十一月初七日起

闕十三日

傳同九卿詹事科道進見

皇上問爾向來力任治河必可成功今楊家莊方塞而  
徐家灣已開徐家灣方堵而蕭家渡又決功如何得成  
輔奏云臣受事之初河道壞極彼時挑浚疏塞皆至  
緊至要之處蕭家渡原係歲久民工尚可支吾擬大

行水金鑑卷四十一  
六  
工畢後再行續估請修不意諸口全塞各處漫流盡  
歸正河其勢驟加猛急而河身尚未衝刷寬深以致  
漲決此皆臣智識卑短不能早見於事先之罪也

皇上云如今依爾度量此工究竟可以成功否輔回奏  
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即如  
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  
堤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  
通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畏懼  
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累不以相及  
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工無不  
成之明驗也今蕭家渡之決總由人事耳臣蒙



皇上不加重譴名臣入京得面承

聖訓唯當竭盡人事明年春分節前務期竣工以仰副  
皇上宵旰之憂勤至南北兩岸未經估修舊堤及地勢  
卑窪之處俱應一律加修以爲善後綢繆之計仰賴  
皇上洪福自然成功也十五日部議蕭家渡處分擬將  
總河以下凡在河工諸臣皆褫職督工其不合式處  
責令賠修奉

旨免其賠修仍準動錢糧加修十九日辭

朝傳

上諭河道關係重大事本極難朕代爾擔憂爾反看得  
容易從今當小心謹慎凡源流緩急之間細心採訪時

時看作難治之事方可奏績戒之戒之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儀封堦陽集月堤考城王

家道壩

河南通志

是年河決宿遷之徐家灣隨經堵塞復決宿遷之蕭家渡先是河流一線業經挑引河疏通然不勝其挑勢必用借水刷沙之法是以靳公輔盡堵楊家莊以壯其怒刷之力但引河淺窄至極雖有減水壩洩之而飽極漩搜勢如鼎沸遇徐灣之堤卑遂致漫決及徐灣堵後又加怒刷引河雖漸加寬深然方其既飽之際漩刷鼎沸則又如堵楊莊時故乘蕭渡之土鬆則又決蓋徐灣蕭渡原係遠年舊堤其曩時夯築之

堅否無由窮詰誌此一以見治河於極敝之後必當  
作盡堵怒刷之法方可漸通毋爲屢瀆所懾致啓更  
張一以見治堤者務期夯砢堅固慎毋貪苟完於一  
時而貽將來之瑕隙也 是年大修兩河各堤工告  
竣奉

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堤悉爲加築  
完固前此經理案內之碭蕭豐徐邳靈睢宿桃清山  
安十二州縣黃河兩岸堤工并邳宿兩州縣北運河  
兩岸堤工清山寶高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堤工以  
及高家堰一帶濱湖堤工俱經築竣總河靳輔方疏  
請大臣閱驗及蕭家渡潰決後有候補藩司崔維雅

者著河防二書疏請盡變前法而更張之於是

上遣廷臣勘驗復

召輔星馳

陛見諮詢治河情形至則備悉條奏辨論維雅剿襲之  
謬於

上前雅無以對

上遣輔議令之卒功復

俞善後之請發帑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以防漲漫更  
將遠年舊堤盡為加築更挑積淤數千丈增建貓兒  
窩攔馬河唐梗邵伯南減水壩以為萬全之計云

淮安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總河靳輔題爲謹請  
加修善後工程等事一疏部覆奉

旨靳輔仍著革職帶罪并經管修築各官俱著革職帶  
罪勒令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俟工完之後黃河果否盡  
歸故道不致再決具題再議具奏河工關係重大所需  
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悞仍準動用錢糧勿得  
借端科派擾累民間三月塞蕭家渡口兩河會歸故  
道是月靳輔題爲全河歸故之後險汛日漸加增  
等事奉

旨據奏蕭家渡決口堵塞黃河大溜直下七里溝等處  
逐漸坍塌險工甚多關係緊要應速行修築務令堤岸

堅固不致再有衝決所需銀兩著該督將就近見在錢糧先行動用後以河銀補項其五省蠲荒缺額銀兩作何撥補著速議具奏 六月靳輔題爲請修上流堤岸等事部覆奉

旨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下流旣已築塞上流堤岸自應堅固修築嚴加防護以免潰決這本內事情該部速行確議具奏再覆題奉

旨河工關係緊要蕭家渡決口築塞方完河南堤岸工程專令河南巡撫暫行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移文商確勿致貽悞 十月請增江南營河兵六百名又請添設河員俱報可 十二月

特命復總河原職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築祥符堤陳留楊家寨堤中牟堤原武馬家渡  
月堤張家水口堤陽武脾沙岡隄又南岸堤蘭陽孫  
家莊月堤又北岸堤儀封修陸家口堤又北岸堤築  
鄭州堤又與滎澤會築沈家莊月堤商止築傅家莊  
月堤考城築小閭家集堤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  
題今歲黃漲數倍去年徐州迤上自七月二十二日  
即與去年大漲水跡相平臣以爲不日消落乃又疊  
長無消隨放減水石壩暫爲分疏而南岸十八里屯  
北岸李道華樓高地無堤之處亦復漫灘過水又將

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約略上流洩去之水不下十分之二而徐城水勢不減仍復增長不止高於去年二尺五寸直至九月初六日方始消落城社幸免潰衝至徐州以下三山頭房村并靈璧縣張寒來等各堡原屬窪區水漫隄根八九尺丈餘不等各官冒雨衝風百計防護至八月二十日夜大雨颶風將來字堡漫缺堤工四十餘丈而徐州北岸長樊大堤歲修險工又因水溜至急衝去埽工兩段幸有月堤未斷獲免套河阻運至宿桃山清安五縣黃河賴攔馬河減水壩分洩兩岸堤工俱無漫缺唯安東北岸二鋪原非修防之處塌卸堤工六十餘丈



幸有月堤不至為患若山清高竇一帶運河先因淮  
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堤官路河空開放水歸  
湖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  
月方長今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  
漫堤除漫缺二處臣見在嚴行飭催勒限十月內修  
完俟其果修築完竣臣照例開列職名具題外謹將  
本年水勢情形特疏題報奉

旨工部知道部議覆題奉

旨徐州長樊大壩等處雖經衝決河流未徙該管各官  
革職賠修俱著寬免嗣後堤岸衝決若河流遷徙應照  
定例處分倘係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應否免其革職

行入金鑑卷四十一  
十一  
止令賠修著確議定例具奏 部議查堤岸衝決河流  
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若不  
責令賠修恐經修官員不行堅固修理防守官員怠  
玩亦未可定嗣後限年之內堤岸漫決河流不移者  
令經修之官賠修如過年限漫決不移者令防守之  
官賠修俟

命下之日永爲定例可也奉

旨依議

是年十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工總河靳輔迎

駕於紅花埠

上問今年河道如何比前深通否長樊大壩却如何了  
回奏河道比前更深通但今年水大異常將長樊大  
壩衝去幾埽幸內有月堤今已下埽保護住矣

上問河道既已深通果然可以保得無虞否回奏如今  
全在多備料物修防險工為主險工無失即可永遠  
無虞

又問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幾時潰決衝斷  
運河回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  
入海至宋仁宗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  
明末流寇掘堤以灌開封河底墊高至順治初河決  
河南荆隆口黃河由張秋南北運河兩分并由山東

鹽河入海

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是晚  
上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  
旨云朕爲河道憂心異常有許多言要問爾爾同衆官  
行過禮在此伺候少頃奉

諭傳進

初問高寶興泰下  
河積水語在運河

上問前崔維雅奏各減水壩不當建依爾見識還是當  
建不當建回奏這減水壩是必要的若無此各壩河道  
斷難成功

又問爾有什麼博古通今的人否回奏學問臣也看不  
出通曉政事有一人



又問是何姓名回奏姓陳名潢

問是何處人回奏浙江杭州人

又問爾衙門在何處回奏在濟寧

又問因何不在宿遷回奏濟寧衙門是向來所設因河道北至天津南至杭州西至開封濟寧是適中之地所以設立標兵又俱濟寧分汛漕在江南是總漕專催山東是臣專催 十八日

皇上御製祭河文命學士孫在豐致祭河神  
駕臨攔馬河

上問靳輔這攔馬河減壩的水減往何處去回奏這水從縣東湖由沐陽海州一帶入海

又問此處離北運口多少路回奏十五里是晚

駐蹕宿遷

賜靳輔餅二盤兔五隻 十九日

聖駕自宿遷起行一路見栽柳繁茂云這柳栽得甚好  
將來不愁缺柳矣隨

問云水面比堤裏平地是那邊高俟水涸可打量明白  
再行具題回奏云必須俟冬底水涸時從徐州一路逐  
處打量方得盡行明白

上云更好至蕭家渡見上年所走之埽

問這埽怎麼淌去了回奏將合龍門之時水湧溜急衝  
去幾箇

又問值多少銀子回奏大埽值千數銀子中埽七八百兩不等還淹死一箇好埽總

皇上云好利害隨問吏部尚書伊桑阿云目今河道比爾當初來看時如何回奏比先漸漸治成矣

皇上又問云你在先爲何不保奏回奏河工關係重大臣不敢保本日

駕至桃源

駐蹕二十日

駕自桃源起行將至清河縣

望見清口

問云此是清口否回奏是

上又云我為河道關係國計民生刻刻在念將爾進的  
河圖日日展看情形都看熟了今日河道已成是爾的  
運氣回奏是

皇上洪福本日至淮安南幸 十一月初九日

上回鑾至淮安

初問下河事  
語在運河

至王公堤老壩口

上云此處也算得險工又令侍衛二哥往前再看有無

險工二哥回奏是大險工至天妃閣

諭添建閣  
座語在運河

上諭靳輔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訓爾必須酌  
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回奏臣再三籌畫別  
無他策惟有分黃助淮一法今年黃水倒灌因黃強  
淮弱所致臣欲於徐睢黃河南岸再造減水壩幾座



如遇黃淮並強之時啓黃河北岸減壩開洩若黃強  
淮弱則南北兩岸減壩並啓以北壩洩黃以南壩引  
黃助淮敵黃如此防法可無倒灌之患

上連聲稱好云此法甚妙爾再細斟酌作速具題  
初

十日

駕臨視武墩

上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部官裁去極好他們  
知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是晚

上駐蹕桃源縣十一日自桃源起行

上諭云如今河道成了你該著一部治河的書回奏臣  
亦有此志因無暇時所以未著

行石金錄卷四十九  
五  
上又云你如今作速著起來再俟二三年河道無恙即  
便進呈以垂永久

又問錢糧節省了多少回奏節省了八十萬都在添做

工程上用去是晚

駕至宿遷侍衛納爾泰詹岳等傳

旨江寧杭州二滿洲將軍副都統石文炳京口協領董

元卿今地方無事你們四人送

駕至京其餘各督撫將軍副都統俱回本任不必遠送

靳輔啓奏臣衙門駐劄山東以地方論應過德州傳

旨云送朕事小料理河工要緊你不必遠送爾隨我行  
走多日朕的心事爾也知道了爾的心事朕也知道了

諸凡事務俱說完了爾治河好我甚喜悅還有獎爾的  
詩待我今晚寫出明日賜爾次早侍衛納爾泰齋出賜  
輔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云防河紆肝食六御出深宮緩轡  
求民隱臨流歎俗窮何年樂稼穡此日是疏通已著勤  
勞意安瀾蚤奏功輔叩頭謝

恩少頃侍衛出云  
皇上著你自己進去謝  
恩遂詣  
上前叩謝

上云如今河道已成爾治河已勞苦了但善後事宜著

實用心斟酌必期永保無虞操守以清廉爲主回奏云  
臣謹遵

聖訓力圖善後事宜唯當捐糜頂踵仰報

皇恩至於清廉之諭臣雖幼年失學然亦麤解文義頗  
知忠孝廉恥之道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臣亦不能  
如軍興之際差遣標兵剿殺賊寇必須犒賞獎勵大  
兵過往必須幫助馬匹軍器多屬公務此等去處必  
須費用總之交以道接以禮以及衣食在所不免若  
欲圖富厚顛倒是非以直爲曲孜孜爲利此盜跖之  
徒罪不勝誅臣斷不爲也

上笑語左右云他說的是實話輔叩頭出次日侍衛納



爾泰傳出本月十二日

朕自通州帶來佳哈船於大江黃河並不耽遲甚好著  
將一隻賞給總河以便緊急行走如若有益著聽靳輔  
酌造應用輔叩頭謝

恩恭領到佳哈船一隻并旗纛幃幔鋪氈等項俱全

靳文

襄公治河書

卷第四十九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

河水

十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檢討張鴻烈題爲

聖心愛民已極等事竊念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我

皇上準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

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後復經會議遂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

帝德如天好生七邑災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兩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查黃河兩岸明臣潘季馴設有季泰徐昇等四壩今則添設十三壩以殺黃河怒漲之勢策誠善矣但黃水冬涸時民田似屬無恙即如本年十月間

乘輿由宿遷縣至清河縣四顧平沙若無水患及至夏秋之間黃水盛漲倘水從壩上滾入則勢如建瓴禾



苗在地必盡付之汪洋若非挑浚支河使之有所容納有所宣洩則糧田被溺正賦安供當河工未成之日自無暇及此即已成之後費過金錢不下數百萬國計至重孰敢遽以此爲請也今幸值我

皇上發帑救民另行遣官督理是以懇求

聖慈同仁一視先及淮南次及淮北查桃源縣一帶舊有祠堂湖邸家湖等處可以潴水又有小河可以洩水自宿遷縣以下至清河縣以上亦舊有衝開河形兩岸隱隱尚在而東可達沭陽縣之沭河安東縣之潮河以入於海年來處處淤塞以致水無可洩合無

請

勅新遣大臣會同地方官詳細踏勘相其高下度其遠近將十三座壩內隨形量勢或分或合各挑浚洩水河一道以待壩上所滾之水俾水來則歸支河不致瀰漫平地田既不淹糧自可辦有補 國賦何減山鹽高寶等之七邑哉又按挑浚支河與堵塞決口加築堤岸不同夫堵塞決口則有椿木柳枝蘆葦稻草蒜麻等費加築堤岸則有採石辦灰燒磚運土夯礮幫修等費故河工錢糧至爲浩繁若挑浚支河不過挖土而已絕無此等繁費其便一也河工所用之夫遠或數百里百餘里近或數十里最爲勞苦若挑浚支河則隨處莊農皆可應募各挑自己田頭之河非

同河夫遠累其便二也山鹽高寶等七邑溝洫原多海口遙遠而串場河又爲保護鹽場故環遶迂迴今黃河兩岸皆一望平行地廣田荒空河原不足惜較之七邑爲易其便三也河夫做工一日例給銀四分以其離家遠近不等今挑浚支河只須募田頭之夫每夫做工一日給銀三分小民未嘗不樂於趨命其便四也更請特

敕踏勘諸臣共計十三處支河通達某處其遠幾何挑寬幾何挑深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筭之酌量每夫一名做工一日約挑幾尺幾丈共該夫幾何共該工銀幾何徹底清筭則一見了然矣但河工耗費已

多而挑浚七邑之下河費又浩繁今若挑浚十三壩  
之支河所費又不知多少雖我

皇上拯救民命不吝金錢然當此節省錢糧之際何敢  
不為 國家愛惜物力而代黃河兩岸之民作馮婦  
之請乎臣有愚策本諸歷代國史若能做其大槩而  
行之上可裕國下可救民於以濟挑河之用綽有餘  
矣臣本支臣無言事之責但以災民困苦已極即使  
臣如班馬而於聖心仁政國計民生毫無裨益亦何  
用乎是以不避罪戾冒昧獻議如果芻蕘可采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應行令總河確勘查明具題到日



再議奉

旨依議

十二月十九日總河靳輔題奏徐州以上直至河南  
滎澤縣之西河道雖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  
而上直抵兩岸堤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北  
岸係山背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  
千支萬派浩浩無涯之水緊緊束住不能暢流既艱  
於下達則自難免上壅是以明朝二百餘年間徐城  
屢屢潰衝而徐州迤上南岸之漫溢迄今歲歲見告  
也臣先於大修案內將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鋪地  
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黃河北岸徐州大谷山

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已賴兩壩宣洩得以無患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洩又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堤之處漫灘而行且將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此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黃河南岸必須於碭山縣毛城鋪地方減水壩之上再添建減水深底石閘一座不獨分洩異漲而石閘之水先至壩後可免建瓴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閘三座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閘二座

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水則閉  
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啓閘分洩每閘一座約可洩  
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統計  
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則徐城自免潰衝  
而徐城以上各堤俱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行  
一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南  
岸一帶爲峰山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  
面僅寬百丈而河底乃係山脚衝刷不深河流到此  
又爲一束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臣擬於南  
岸峰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閘四座  
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水之下必由

歸仁堤經過目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民閘一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閘一座減水大石閘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深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旣建之後不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藉以分引黃河之水由歸仁堤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然洪澤湖周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時不能灌滿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於清河縣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引



河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啓此閘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裨運道最為喫緊至於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閘之上乘時速建者也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張文端治河書

是年築原武封北蘭陽儀封滎澤商北虞城考城隄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題覆奉

旨這建造減水閘壩若俟該督撫等會議具題必致遲

誤靳輔前曾奏稱建造此等閘壩將無用滾水壩舊石  
可用等語這事情著差前經看閱河道諳練河工司官  
一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  
即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歸路多致淹沒著會同  
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 九卿詹事科道復會議  
查得郎中党愛與該督撫等會議疏稱建造各閘壩  
以洩黃流洶湧之勢由漸而入於河湖則有裨黃河  
堤岸運道若不行建造閘壩黃河堤岸潰決泛溢則  
有害運道民生復行糜費錢糧等語應照郎中党愛  
等所題速行成造其餘俱照工部前議可也奉

旨依議

靳文襄公疏略

九月初二日總河靳輔題爲欽奉

上諭事案照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

聖駕閱視河工蒙

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麼臣面奏云河南  
商北縣以上堤工臣俱未見隨蒙

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臣隨於康熙二十四年  
四月內前赴河南看得自河道敝壞之後蒙

皇上不惜帑金命臣等大加修治近年以來河歸故道  
堤漸可觀此非我

皇上睿鑒之明乾斷之確不能若此也但江南居河南  
之下必河南永保安瀾斯江南亦可無患若河南上

游有失則江南河道不旋踵而淤澱矣臣是以於請  
加上流堤岸疏內請

敕豫撫將河南工程確勘加修蒙

皇上洞悉原委立賜

俞允也今臣凜遵

上諭勘閱河南兩岸工程凡經豫撫就近加修者俱皆  
寬厚可保無虞唯有在先年視之尚屬可緩而據目  
前形勢確應早為未雨之謀者則有考城儀封陽武  
三縣創築加幫隄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封  
止縣荆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又滎澤縣應  
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統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二萬



七千三百七十八兩零然此工既竣之後不特河南足保無虞而實可為江南保障者也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部臣將此五縣堤壩工程照例準動裁剩裁扣銀兩即行興築必於康熙二十五年桃汛之前一律告竣以防上流異漲有裨河防良非淺鮮矣

部議題覆奉

旨依議

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覆

聖心愛民已極一疏云竊照康熙二十三年冬恭逢

皇上閱視河工

睿鑒照臨之下無不洞悉幾微及

聖駕巡歷黃河一帶堤岸之日諄諄以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爲

諭是黃河一帶之災黎已久屢

皇仁拯救之至意矣今又蒙

皇上俯俞部議將原任詞臣張鴻烈條奏一疏行臣確

勘題覆查鴻烈疏稱邳宿桃清山安沭海八州縣

並受水患請挑支河宣洩等語是矣但沿河州縣之

並受水患者實不止此八州縣也臣逐一查勘除上

流地亢原無積水之處不議外在黃河南岸則有碭

山蕭縣徐州宿州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泗州桃源清

河等十一州縣黃河北岸則有碭山豐縣沛縣徐州

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贛榆等十  
三州縣合而計之凡受行潦積水與減洩河水之漫  
淹難涸困民生而逋國賦者實關徐州鳳陽淮安  
等三府州屬之十九州縣地方而不止於邳宿等八  
州縣也至於治之之法不在挑河而在築隄若止議  
挑而不高築堅堤則水至無束散漫田間不特仍前  
淹地而所挑之河不久淤成平地是徒勞民傷財而  
無濟於民生國計也惟竟以築隄爲主量築堤需  
土之多寡以定挑河挖土之寬深俾隄成而河亦成  
則水不旁洩或徑直趨海或就近趨湖由湖歸河由  
河入海庶爲永遠利民之舉今臣約略估勘欲永治

此十九州縣積水漫淹之患必須共築束水堤約長三十萬丈隨地高低牽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每丈需土三十二方查黃河兩岸土性稍鬆連挑帶築并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擬給銀一錢六分五厘通共需銀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此項銀兩臣斷不敢孟浪費帑查此各州縣被積水沉廢之無糧湖灘一經築隄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屯墾種凡全書所載額田盡聽民間自種外其額餘官田請照臣另疏欽奉

上諭事案內議墾高寶等處下河額餘官田事宜一律而行惟下河額餘官田每畝擬令佃戶納佃價銀九



錢者黃河兩岸額餘官田每畝止令佃戶納佃價銀  
四錢蓋黃河兩岸之地土鬆而瘠不比下河地土之  
膠而肥也至此項額餘官田止作有四萬頃科筭而  
挑河築堤之經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便可全得

臣請

皇上勅部準借撥銀五十萬兩先為興工餘俟陸續分  
收籽粒并取佃價銀兩逐漸接濟若此工限期必得  
六年方可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之額  
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加增新賦十餘萬兩且河  
工可以永固民生可以永遠一舉而數善備焉真  
國家萬世之利也疏上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議覆具題奉

旨這黃河工程應否即行修築著河道總督靳輔再行

確議具奏

張文端治河書

九月□□日

上傳吏部員外靳治豫至乾清宮 御榻前

問河道近日水漲異常汝父家信內有無工程情形治

豫回奏畢

皇上又諭云朕去年閱工親看黃河兩岸堤工在爾父  
人力已盡無可再加倘或更有疎虞亦是異常之天災  
矣

又諭今年如此大水若保得無事黃河必能加刷寬深

將來就可恃矣

十月題請豁免河南堡夫課程柳料

允

十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學士麻爾圖牛鈕禪布穆成格吳興祖王起元徐乾學韓菼傳

上諭高家堰下河黃河兩岸堤工事情關係甚要應令總河靳輔進京面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著靳輔于成龍馳驛作速進京河務交與該管官員謹慎看守交與該部十一月赴

闕會同九卿科道公議十二月初四日辭出都

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部覆總河靳輔疏稱山東單縣南岸堤工錯雜  
河南虞城縣境內應改歸虞城縣就近修防又河南  
考城縣北岸堤工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換歸曹縣  
就近修防奉

旨依議

山東兗寧道冊

是年築陽武封止儀封虞城考城隄

河南通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內題恭報兩河水勢  
情形并進河圖奉

旨將此疏圖同本送京城內院番清畢即交與九卿議  
此議之時將圖問靳治豫  
是年總河靳輔罷任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南巡閱河渡浙江至會稽瞻禹陵二月日

駕至宿遷召見原任總河靳輔詢問河工善後事宜

賜酪酥糕一盆蘋果一盆

三月二十一日大學士伊桑阿王熙梁清標學士凱  
音布拜禮邁圖索諾和西安郭世隆彭孫通李振裕  
郭琇奉

旨朕南巡閱河聞江淮等處衆民及行船夫役俱稱頌  
原任總河靳輔感念不忘且見靳輔疏理河道及修築  
上河一帶堤岸於河工似有成效實心任事克著勤勞  
前革職屬過著照原品致仕官例復其原有銜級

靳文襄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奉

上諭河道關係甚屬緊要今河道情形如何修理如何之處須差大臣前往勘閱應差大臣著列名具奏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看閱河道著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去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黃河南岸自徐州以上毛城鋪起至海口止北岸自大谷山起至雲梯關六套止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刷深寬數

年以來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其黃河南岸  
楊橫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月堤見今所下之  
埽亦屬卑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而埽根之水甚深  
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溜又無月堤北岸  
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之埽亦屬單薄安  
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城垣以上六處俱  
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修築其餘險工亦  
應令河臣預為修防 本月十一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會議得侍郎博濟等疏

稱黃河南北兩岸所有減水閘壩現無衝損黃河底  
刷深寬黃水並未出岸海口迅流無阻

後有運  
河事宜

俱無庸

議其黃河南岸楊家橫莊險工堤內地勢甚窪且無  
月堤見今所下之埽亦屬單薄煙墩險工水勢湍溜  
而埽根之水甚深所下之埽單薄馬邏險工水勢湍  
溜又無月堤北岸朱家莊險工逼近阜河運道所下  
之埽亦屬單薄安東縣便益門南東門二險工逼近  
城垣以上六處俱屬危險應令河臣修造月堤培埽  
修築其餘險工亦應令河臣預爲修防

中多淮運兩河  
事宜俱入淮運查

河工關係重要今靳輔旣任總河俱應交與靳輔照  
侍郎博濟等所議作速修築堅固如內有照原議難  
行應急應緩修造之處亦令總河酌量緩急修造可  
也

十八日奉



旨依議

十月二十五日總河靳輔題為請豁開河築堤廢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以期上不虧國下不累民公私兩便仰祈

睿鑒事竊臣輔於康熙十六年奉

命治河興舉大工十有餘載上下於淮揚鳳徐四府州之間各有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等項之處俱係民間納糧田地理應豁免錢糧但查揚屬之高郵江都鳳屬之靈璧盱眙徐屬之豐縣等五州縣工程無多廢地尚少而淮屬之山陽安東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徐屬之徐州蕭縣碭山等十州縣工程甚多

行水金鑑卷五十一  
七  
廢地亦廣臣輔前此正欲確查旋以去任未經  
題請小民至今不無包賠之累每每環呼臣輔訴求  
上聞臣等伏覩我

皇上愛民之心仁民之政遠邁唐虞而且

賜賑

賜蠲

天恩無歲不下似此開河築堤之廢糧敢不亟請

恩綸以除民累耶至兩河歸故中河告成之後涸出向  
年黃水將原係河湖低窪沮洳之所淤成膏腴熟地  
者亦復不少保無豪強占種而不納糧夫隱糧律自  
有明條前項廢地旣請豁免則此項白占亦應陞科

但此陞科豁免二者俱係督撫之事以督撫爲之呼  
應更靈所當仰請宜甚悉  
皇上特沛綸音勅下江南督撫遴委賢能道府就近親  
查則陞者陞而豁者豁庶豪強不得再占無糧之田  
而貧民獲免無田之糧在國賦無虧窮簷幸甚誠  
公私兩便之道也伏乞

睿鑒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旨這事情著遣部院堂上官一員前往會同該督撫將  
應豁免陞科錢糧確察定議具奏應遣官員開列具  
奏又奉

旨著熊賜履去 覆題奉

旨依議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總河靳輔卒

輔字紫垣遼陽人由翰林院編修巡撫安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尚書十六年以原官總督河道

二十六年

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

與羣議異言者蠶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



載

上念公功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

賜召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西

鳳災有

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以賑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力疾就道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滎澤以

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

聞

特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

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隄廢田  
之糧并請清淤出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公納尚書熊公賜履  
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再疏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  
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

聞

上臨軒歎息靈輜旣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

命禮部議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

王貽上

撰新文襄公墓誌銘節略

命內閣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視高堰堤工吏

部尚書熊賜履往鳳淮揚三府徐州會同督撫清查

開河築堤建造閘壩栽柳田畝盡豁錢糧并兩河歸

故中河告成後淤成熟地應陞科田糧允總河尚書

靳輔請也內閣傳

官問九卿詹事科道等故總河尚書靳輔居官如何對

任事年久諳練河務

賜諡文襄

王貽上居易錄 聞之公於二十一年間與總漕帥相許告謫公為安東長樂司巡檢到任一月復任總河又二十六年與于成龍不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軍務江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卞級傅澤洪錄

河水

自禹之後治水之人多矣而不詳其所治之法詳所  
治之法者蓋自歐陽廟諱避至正河防紀始也夫治水非  
徒法也因乎地形察乎地勢而加之以精思神用焉  
然規矩備而婁之明輪之巧不更加乎河防一覽備  
矣臣不才奉

命督河十有餘年治防事宜不能希附前人然河流變  
遷運道改易宜於今者或不必膠於古故凡見之施

行者亦不敢不錄而存之以備後此芻蕘之采其繁  
且大者辭不厭詳焉 凡大工之興必先審其全勢  
全勢既審則必以全力爲之未有畏其大且難而曰  
吾姑以紓目前之急已也康熙十六年以前淮潰於  
東黃決於北運涸於中而半壁淮南與雲梯海口且  
滄桑互易若不將兩河上下之全勢統行規畫源流  
並治疏塞俱施而但爲補苴旦夕之謀勢必潰敗決  
裂而不可收拾臣受事之始正值軍興旁午籌餉維  
艱而經理河工八疏工程極大請帑至數百萬計  
廷臣不無其難其慎而我

皇上睿謀獨斷不惜大費悉准施行此兩河之得以復

故也

大典  
經理

天下事莫不成於明作而敗於因循但人

情當積疲之後委靡不振無論賢不肖皆狃以爲故

然非有以大震動之則賢者無以勸而不肖者無以

懼自兩河失故十有餘年夙弊相沿廢弛日甚司道

委之府佐府佐委之州縣佐雜而府州縣之正印則

袖手旁觀辦物料則累月經年計夫役則有名無實

覈工程則苟且支吾懲不勝懲雖河臣亦無如之何

康熙十六年題請嗣後凡黃運堤岸修築各定年限

其汛地衝決及催夫不發辦料不前推卸遲悞并不

行轉催不行確查具題之上司增定新例較昔彌嚴

其薦舉大計等典凡有河之道府州縣正印佐貳等

官俱將河工一併考成從此人知警惕舉千數百里  
之大工俱屈指限期以告竣焉

首嚴處分

兩河襟帶數千

里贊襄戮力全在大小羣有司必使人如臂指而後  
其令行必使人無觀望而後其心一必使人知懲勸  
而後其力殫往時河工設分司四員以部郎領其事  
三年一易以爲常夫部郎之親民也視郡邑有間舉  
事率多格滯且以年之有限也往往履任之初皆疎  
迂及車輕路熟又以仄期去故請撤部郎而歸之監  
司郡丞蓋監司郡丞之於郡邑呼吸一氣公事易集  
且可遴選其諳練者以名聞又綿其歲月責其成功  
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然大工龐雜又非數郡丞



可理故又分設監理分理畫疆任責俾各盡其事展

其長以課其殿最而黜陟行焉而河工無不効力之

員矣

改增  
官守

舊制沿河堤岸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

然有司按籍簽點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之鄉  
長里甲大都冒張虛數臨時倩應老弱故名存實亡  
而功以隳也今改設河兵八營營領以守備遞爲千  
把總一以軍政部署之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  
作有程各畫疆而守計功而作視其勤惰而賞罰行  
焉有事則東西并力彼此相援無事則索綯藝柳巡  
視狐獾窟穴較額夫舊制有條而不紊有實而可覈  
矣然守弁惟以督率興作爲務至於錢糧出入稽查

商確非文職不可故有一備即以一廳員監之然後

文武相資而事易集焉

設立河營

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

平其怒而後人力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  
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  
決口奔騰激蕩樁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  
河以引之則決口緩矣一曰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既  
淤爲平陸即異日黃流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  
開一渠以迎之務使水至歸渠遂其湍迅之勢則刷  
沙有力而後無旁出之虞一曰挽險以保隄也河性  
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突  
而至也則恣其烈以崩岸故當其倏忽激射之時宜

酌左右之間急開一渠以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者之盡心焉

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淤鬆

以施浚然亦有必無鬆土不得不於淤處挑挖者後水到之時不比浮沙易刷定多阻滯之處此等水中之淤最難施力必須分外挑深乃可

挑濬引河

雲梯關者不知名自何時乃黃淮二瀆所由以入海者也往時關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距今僅七百年而關外洲灘離海遠至一百二十里大抵日淤一寸海濱父老言更歷千載便可策馬而上雲臺山理容有之此皆黃河出海之餘沙也自河道內潰會同之勢弱下流不能暢注出海而海口之沙

日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內瀆而  
不之止凡議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其勢有  
必不可者何也挑濬之河最狹且淺亦須寬至里深  
及丈方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授工計萬夫三日之力  
不及里且漸近海濱人難駐足加以稽天潮汐一日  
再至不特隨浚隨淤尤恐內水未及出而潮水先從  
之而入矣夫海口之高皆因關外原屬坪廠漫灘以  
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淌散淌則無力無力則沙停  
耳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爲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  
曷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注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  
也禹旣播之爲九又曷爲而同之不同則力不一力



不一則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其言不可  
易也又考河防一覽潘季馴有言曰海無可浚之理  
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  
隄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季馴近世  
之能臣其言當不易也今日之雲梯關外是即今日  
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求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也得  
乎爰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挑引河以導  
其流於關外兩岸築堤一萬八千餘丈凡出關散淌  
之水咸逼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從此二瀆就軌一  
往急湍衝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盡闢矣

開闢海口

河水當泛濫奔溢之時決口必非一處或大或小或

上或下議塞者莫不先大而後小先上而後下而不知其理有不然者蓋大口難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竣而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雖用裹頭套護之法第能使之不濶不能使之不深然亦未有中泓既深而兩端不塌陷者則是所塞之工處處皆大口矣夫大口既已寬闊至於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急將諸小口盡行堵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至於先下而後上從事於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毋撓其鋒下口盡通而後以全力施其上或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或中流越築審勢制宜而大者上者亦不難矣

塞決  
先後

至柔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則雖天下

之至剛者不能禦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爲出而已  
今使上流河身至寬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敵其半或  
更減而半之勢必懷山襄陵而潰決之患生夫河面  
窄狹之處或城鎮山岡不可開闢我則於其上下流  
相度地形多建滾水閘壩及硤洞放入通水之溝渠  
以測土方之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所溢  
之數則其怒平矣至其下或復寬闊如故又恐其力  
弱而流緩流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洩之水歸之  
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則雖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虛消  
長之權操之自我不難擇便而疏導之矣量水  
減洩河之  
防隄也然堤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故

險要之處縷堤之外又築遙堤以備異漲堤稍瑕即潰與無堤同也必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碾三面築畢用鐵鎚杵空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鎚不易入其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龜坼爲驗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丈尺爲準以水面爲準築堤之法陡則易圯如隄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可上下堤面及根必多種茸草以蓋之蓋草能柔水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也其取土宜於十五丈之外切忌傍堤挖取以致積水成河刷損堤根然取土有遠近難易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視其遠



近難易而增減之又土方之數有虛實上下之辨故  
其工值之多寡復視其虛實上下而差等之堤既成  
必密栽柳葦菱草使其茁衍叢布根株糾結則雖遇  
颶風大作終不能鼓浪興波此護堤之最要策也

堅築  
河堤

防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已河之易決莫如中州  
其地土鬆而沙多每一坍塌輒至數百丈然其地寬  
曠不與水爭地其築隄甚遠至近者亦三五里此堤  
不守復築一堤以守之河流去正身既遠則浮波寬  
緩亦不能深入勢必復引而他去而淤灘仍爲平陸  
故雖險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而下大抵皆城郭邨  
鎮不得不畫地戒嚴亦其勢然矣守險之方有三一

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當  
風抵溜其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  
然無草則又疎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禦冰  
凌之埽必丁頭而毋橫何也冰堅鋒利橫下埽則小  
擦而糜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頭埽又兜溜  
而易衝必用順埽魚鱗櫛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擋溜  
而固堤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堤而下坐埽不能  
禦則急於上流築逼水壩回其溜而注之對岸或一  
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烈壩一摧而堤即不可  
救也若開引河則其費甚鉅又必酌地形而為之若  
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徑而直如弓

之弦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弓弦險可立平若曲折遠近不甚相懸河雖開無益也諸如此者殆如禦侮然埽之用是固其城垣者也壩之用捍之於郊外者也引河之用援師至近開營而延敵者也夫吾旣已內修其守備而外又或捍之或延之敵雖強未有不遷怒而改圖者保險之法盡矣防守險工浚河築堤之遲速一視運土之遲速而已初以人力有限以驢代之然終莫若車運之便也夫驢之力雖勝於人然芻秣之費喂養之勞倒斃之患合而較之殆不得當矣車之製當用獨輪小車蓋挑土之處大抵原隰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捷而不滯也一

車所載可得土二百斤每日二夫一車之所運可抵  
三夫之運較之於驢則無芻秣喂養倒斃之累較之  
於人又無名募逃亡及陰雨坐食之害且設遇農工  
興作之時工程方亟而夫役不繼則車之利尤大矣  
計一車之工本不及五錢河例每夫工食一日四分  
不過出十二夫之工食用之經年可得三百六十夫  
之用矣

運載  
土方

護堤塞決之用莫善於埽捲埽之用惟

草柳二者而已蓋柳遇水即生草入水而腐爲土性  
既宜之且又費甚省而採易辦也柳隨地可種草近  
則取之湖塘遠則取之海濱湖塘之蘆葦不如海濱  
所出之堅實長大一束可抵二三束之用但地遠采



辦稍艱若抵衝塞決非此不可酌其工程之緩急而

用之可也

酌用  
蘆葦

凡沿河種柳自明平江伯陳瑄始也

其根株足以護堤身枝條足以供捲埽清陰足以蔭

緯夫柳之功大矣然種柳不得其法則護堤之用微

且成活者少惟明臣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妙當倣

其法行之統計每年歲修需柳不下一百萬束自康

熙二十年勸令各官種柳已得若干株自二十六年

以來所用之柳半取諸此再行各營弁凡春初防守

稍暇之時每丁計地各課種柳若干不過三年沿河

成林一有不測捲埽搶防不煩斫運於他處即以本

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工易集所益非小也

栽植  
柳株

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爲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別  
焉有專挑兼築之分焉至挑河又有起土淺深之不  
同焉築堤亦有運土主客之不同焉其土方工值更  
有人力強弱之不同焉以江南而論自邳州睢寧縣  
起至碭山縣止每築堤土一方給銀一錢四分自宿  
遷縣起至山陽縣止并揚屬各州縣每一方增銀一  
分此題定之例也土方則例主土者就近挑挖之土以所  
築之堤爲準者也取土之法最忌逼堤逼堤則堤址  
卑窪便有積水傷堤之患故必離堤十五丈之外取  
之取起之土挑至堤基之上用大石夯礮之或以七  
寸爲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爲一層夯至七寸然

後再上一層土如前法夯務要自底至頂層層夯  
打就則徹底堅固可免滲水之患每堤高一尺兩面  
坦坡必須築寬六尺如高一丈之堤應築寬六丈之  
堤再加堤身二丈則頂寬二丈底當寬八丈高一丈  
用勾股法科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五十方每方一  
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主土客土者迤遠挑運  
之土以所起之土爲準者也如此處必須築堤而沿  
堤去處俱係積水湖蕩畚鍤難施勢必別處取土用  
船裝運高寶定例以五十大蘿爲一方每蘿約重二  
百餘斤每方約重一萬斤連搬運上船工銀六分運  
至工所又工銀八分由船而運至堤上又工銀五分

堤基之上再用礮夫夯礮又工銀二分統計虛土一  
方共費銀二錢一分止築成上方土七分也客土專  
挑者止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堤者也所挑之土  
必離河邊四五丈方許卸棄若就近竟卸則一經淋  
雨仍復淌入河內矣其挑河工價以所挑河之淺深  
爲準凡挑三四尺深者每方給銀六分五六尺深者  
加一分七八尺深者九尺一丈深者一丈一二尺深  
者一丈三四尺深者遞加一分至一錢一分止蓋六  
尺深以上之河無翻塘岸水之勞不過每方六七分  
而止其挑深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以外泉水愈多  
故給銀遞加若黃河之內流沙陷足施工最難必須



設法挑挖大抵每方又遞加一分七八尺深者給銀九分至一丈三四尺深者給銀一錢二分然又當審工程之難易如人夫易募雨水不多地高泉涸之處尚可省一分也

挑專

兼築者即用挑河之土以築防

河之堤也如所挑之河有必須築隄者其所挑之土必須卸於應築堤基之上照依前式徹底夯礮成堤如此則一舉而堤河成每挑土一方照挑河工銀外另加攤土夯礮銀二分此挑河兼築堤作下方工價料筭以河工挑成爲準者也更有雖挑河而重在築堤者每上方土一方給銀一錢六七分不等此以堤工築成爲準者也總之視工程之難易而斟酌之

兼築

上方下方者以築成堤工之實土爲上方土塘所  
取之鬆土爲下方也然一堤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  
之別如築堤一丈則以平地起至五尺爲下方自六  
尺至一丈爲上方如築堤一丈二尺則以一尺至六  
尺爲下方七尺至丈二爲上方蓋築堤愈高則愈難  
故必先爲斟酌難易而等差其工價庶鋪底者不致  
以易工而多取價收頂者不致以難工而寡受值則  
勞逸之勢雖殊而高下之酬原均也然土方工價雖  
題有定額亦舉大槩而言若築堤高至一丈四五尺  
不得泥一定之例况取土更有遠近之不同甚至紮  
簾鋪路遠取稀泥於污淖之中其工價不啻加倍有

至三錢餘一方者更難執一而論相地勢之高卑遠近而增減之可也

上方  
下方

於水中築堤取土甚遠或至

數十里外工費不貲者當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定堤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中築成圍埂其埂出水二尺中間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埂既成用草料防護隨將埂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堤基十五丈之外啓土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礮築成大堤其堤如應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用土九十方連船裝築埂之土并車水防埂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約需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近取土之費約省過半

就水  
築堤

河決之始如

用埽裏頭以防汕刷築逼水壩開引河簽樁必須深  
釘入底以防懸空悞事河防一覽所載備矣至於沉  
繫埽箇全在揪頭繩索其力尤重於樁樁必須多而  
壯埽必重而後沉當柳七而草三填土之後倘埽工  
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堤內下埽填土晝夜壓  
截其翻花浪起於數十丈之內猶易若百丈之外則  
危矣其堤工若但坍塌而平下猶可填土加埽一若  
懸空則危矣若內外傾欹亦不可救此河防所不載  
堵決者不可不知也堵築  
決口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  
保堤也然防守之制雖立而防守之人不足勢必塌  
圮相尋與無防守同則歲修之法不可不籌也今營



兵之設僅足以巡奕隄防及運料捲埽栽柳之用至於歲修加築其勢有不能者何也汎遠而隄長也按自礪山以下黃運兩岸及歸仁高堰至海口一帶縷遙月格等隄統共四十五萬四千丈而河兵僅七千二百名計丈分修每兵當修六十六丈有奇提高一丈頂寬倍之增卑培薄各堅土五寸須下土七寸以土方計之每丈須土二方一分是每兵常役之外又當歲挑築下土一百四十五方二分也豈能也哉前以河兵不足供歲修擬令每丁許其召募幫丁四名或其子弟家屬每丁給以堤內空地俾耕種其中以自食而課其歲修已經題請未及舉行然臣深思河

道善後之圖惟有歲修以保堤而幫丁一議實與河  
兵之設表裏爲用者也蓋易夫役而設營兵無召募  
往來之淹滯無逃亡之慮無雇替老弱之弊若幫丁  
之設則其利有八堤工高厚永無潰決其利一授田  
力役貧民有歸其利二堤近民居風雨可守其利三  
羣聚樂業兵無逃竄其利四猝有河患不煩召募其  
利五室廬相望寇盜無警其利六深耕易耨狐兔絕  
蹤其利七刈獲所餘藁秸充盈其利八或難之曰每  
兵一名幫丁四名驟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河岸安  
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若給額田則正賦  
虧何可行也曰不然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自十六

年以前非一望汪洋即沮洳葦渚此身所目覩者也  
今兩河復故淤灘盡出置之不問則去地若聽民私  
種亦無利於國將計畝起科而灘岸之田其糧甚微  
不過數釐至二分極矣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丁授  
田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所納正賦從重科輸  
不過八九千金耳夫即減八九千金正賦之額田而  
歲得二萬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五萬四  
千丈之堤歲加高厚永無意外之虞運道長通民無  
災害其爲利孰多而孰少而况賦未必畝二分所授  
未必盡額田也哉

歲修  
永計

難之者又曰河臣怨府也督

撫爲朝廷養民而河臣勞之督撫爲朝廷理財而河

臣糜之故從來河臣得謗最多得禍最易也今旣設  
河兵又設幫丁分地授宇在河岸二千數百里之境  
其中隱佔必多一經畫地怨言滋作且兵民並居勢  
必生釁將來挑土修隄圍塲植柳鬪鬪訐告從此而  
起在督撫必左民而右兵嫌疑內積挑搆外作小則  
河屬諸員受其禍大則彼此交叅而河臣不得一日  
安其位夫爲河堤圖萬全而先置其身於不自全之  
地何如循常守故用帑歲修之無譽而無毀耶臣應  
之曰不然河臣與督撫皆天下大臣也河臣司水土  
以保運安民督撫諸臣司政教以養民理財職雖不  
同同於爲國也夫今百姓之得以降邨宅土無昏墊



之憂者何也今百姓之得以耕種貢賦尺土必爭者何也皆以兩河歸故堤岸堅固而無潰決也督撫爲國養民理財自當返念民之何以得養財之何以得理必不爲一二奸民喋喋而市恩邀譽上失體國之忠下失寅恭之義也今使隄岸不固潰決一生則千里滔天室廬爲魚鼈之居膏腴皆荇藻之產彼正賦之額田且不能保而有之尚得隱占夫非所固有也哉且幫丁之法一行亦必會同督撫檄行地方有司公同經理立石分界而後撥給非冒昧爲之也如果有民田近堤者亦可以空處之閒田互相換易其家屬有願爲幫丁者即除其額田應納之糧亦無不可

也夫朝廷設歲修之河帑非不知循常守故為無譽  
無毀之身圖但汎遠堤長將來河患久弭人情怠玩  
忘舊日之艱危司河事者或意在借帑徂於補苴旦  
夕之計設一變生慮外即又費數百萬之金錢竭數  
年之民力尚恐不能奏功也其如運道民生何夫河  
道重任也必圖其大而毋惜其小必計其久遠而毋  
籌其近必忘私體國而毋沾名市惠以便其私圖否  
則碌碌者皆足以任之夫豈

聖天子疇咨而命之旨哉

帮于  
二難

水土之工料物最難雖

經畫之以總理又有諳練之屬員與子來之兵役而  
所需不給以致萬夫束手以待其悞事非淺淺也然

物料非難採辦爲難查舊例一曰官辦所需之物行文於各出產地方有司給價買解一曰商辦聽各商人赴工領銀送料交官夫地方有司必假手於吏胥由吏胥而及各行戶層層剝蝕至料戶或分文不給及運料到工專管之官貪婪不職者更復分外苛求勒索小民不堪其命此官辦之害也工料之大莫如樁木而商人領價大都真僞相半其真商領銀入已分派各小行其值必虧僞者實無資本夤緣冒領花費拖欠此商辦之害也在大工方急於星火而文檄追比催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種種悞工則一也臣莅事以來稔悉此弊再三斟酌終無至當之策若竟委

之在工各官恐破冒多若端委之胥役又恐勢輕而無濟惟有擇賢而任以勸懲鼓勵之爲稍愈耳除歲修物料不多不必差員其大工物料若葦草繖麻之屬當委之鄰近各邑佐貳彼即與工近習知在工所需之物必不敢欺且淹其樁木之屬當精選廉幹之府佐貳專行買辦所辦之木果堅大如式價直不浮又往來迅速克濟大工者工竣題請優敘否則請黜亦如之庶人知自勵採辦不前之弊或可免矣

採辦  
料物

中州黃河兩岸築堤多者至四五里江南境宿遷以下北岸則縷堤之內復築遙堤南岸則否蓋以南亢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北易奪故耳然自



徐州南岸歷靈睢宿桃至清口裴家場約五百里除諸湖淮水外別無分流之河睢河雖通流窄隘不能多受碭徐邳睢一帶壩閘所減之水率漫灘四溢民田悉被淹沒夫前此大興經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不遺餘力而南岸未遑及之今兩河復故五六年無潰決之告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興之圖南岸遙堤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測作重門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匯湖入黃沮洳涸而爲沃壤二也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即岸成堤不煩再築三也挑工築堤即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也統計此堤約長八

九萬丈自房村至峰山有子縷二堤今應將子堤爲  
縷隄而以縷隄爲遙堤自峰山至宿遷便民閘舊有  
遙越堤皆須量爲加修至吳城亦有見在之堤不煩  
另築然此堤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而蕭碭以上隔  
於山岡尚未有所束也再於毛城鋪起築堤一道至  
王家山止以束徐州以西碭山以東并十八里屯二  
閘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入靈芝等河歷歸仁  
堤以匯於洪澤則自碭山以及清河縣境七百里別  
無靈潦之虞矣

南岸  
遙堤

河之有限沙如人之患噎小噎

則傷氣大噎則傷食故雖痛痒不形而治之不可不  
預也自河流順軌以來河底日深然尚有礪砂二處

爲河之梗不可不及暇以圖之三砂者桃源之古城  
清河之曹家窰安東之蓮花菴也然三砂之中古城  
砂不甚崇隆水涸時尚深丈許蓮花菴近海且河流  
日漸南刷更一二十年必然從蘇家嘴正流可與砂  
不相涉惟曹家窰砂最巨橫亘者一二百丈每冬春  
水落時去水面不過一二尺夫河流迅疾一遇限砂  
則迴瀾旋淤從底而起舟行甚險且河流爲之不快  
但去之甚難雖乘冬春水落用釘犁鐵鈿等具鏟削  
終難施力計惟有於其南岸側伏砂斷絕之處另開  
越河里許引河流使之避砂而行但所開之河不過  
深一丈寬五六丈聽河流自行汕刷此等工程當於

春初河防少暇時調河兵挑浚不煩募役也夫此砂  
既無大害又非運道經行之地然設遇亢旱之歲河  
水淺涸一則限砂之阻勢必流緩而砂停此亦淤積  
之一漸苟有防於河雖小毋忽可也

黃河  
三砂

黃淮二瀆

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強則易潰而河不  
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  
他河之會惟即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  
得其半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閘壩之最爲得也  
黃河莫窄於徐州其至寬者莫能過百丈一遇伏秋  
大漲奔騰激盪必有衝突他潰之憂淮水北出清口  
每患爲黃流之所抵淮少弱即不免乘虛而內注康



熙二十三年冬

皇上南巡閱工親臨清河運口蒙

上諭今年黃水倒灌運口須酌一至妥之策期永遠無  
虞臣 欽遵之下再三規畫思善後利運之圖唯有  
殺黃以濟淮而殺黃濟淮之策無如閘壩善建置閘  
壩之地又無如徐州上下善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  
岸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峰山龍  
虎山等處爲減水閘壩共九座其因山根岡址鑿爲  
天然閘者居其七旣以殺黃且使所過之水各隨地  
勢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  
淮漲而黃消則淮自足以敵黃而閘壩亦無可過之

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閘壩所過之水分流而并至即借黃助淮以禦黃而淮之消者亦漲倘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矣夫減水莫善於閘壩但建於運河則易建於黃河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浮沙基既不固加以水勢之排蕩溜頭之緊駛率不越歲而頽圯今以天然之岡址鑿天然之閘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迸山根而敗之真千載之利也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引黃入湖數年後洪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過閘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越數百里歷諸湖而入安能

淤洪澤爲平陸蓋大與宿桃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  
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也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  
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  
亦當如宿遷之侍邨倉基安東之碩項等湖沮洳悉  
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以殺黃而助淮已也夫猶是  
黃也閘壩未建之先清口河流黃常強而淮弱自建  
有閘壩即遇異漲而上下六百里遞互灌輸回環平  
準一似黃不得淮即上無以洩其怒而下無以佐其  
勢淮不得黃則孤獨無援而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  
而東驚化敵仇而爲好合是直以黃淮爲秦晉而以  
各閘壩爲蹇修也

黃淮  
交濟

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

不終日而滔天故防河最難然有決而害小有決而  
害大沿河兩岸數千里無在不當防尤必審其害之  
孰大孰小而經略施焉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亢  
而北下也且開封南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德徐邳  
而下其地山陵其堤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  
無路久之而亦必復其故又與運道無係也然同一  
北岸而其害又有大小之不同若上自閿鄉下迄滎  
澤六百里大抵山多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  
東以下雖北岸然與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即潰決  
而岡阜四合盤紆東下貫阜河入駱馬而並歸中河  
曹單潰決由魚臺上下以入運或匯荆山口彭家河



以入運皆無奪河之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  
則運道首阻而自海沐以南馬陵迤左週圍千里渺  
然巨浸矣開封北岸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  
州三直省附近各邑胥溺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  
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而赴溟渤而濟寧上下無運  
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  
奔馬掣電瞬息數百丈工必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  
河決之患此地常十居七八自明臣劉大夏築太行  
堤西起黑羊山東至曹州以及豐沛高厚堅固北岸  
恃以無恐歲久不修風雨之飄零車馬之蹂躪殘缺  
過半臣任事十年屬以江南大工屢興未遑及也宿

桃清河境內無山岡阻滯其河流之迅駛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略等國初封止荆龍口大王廟之決前河臣楊方興塞之工六七年而始竣費帑者八十萬近則宿遷楊家莊之塞亦二十二萬若蕭家渡一工止旁決非頂衝然猶費帑十萬兩有奇而徐灣因南岸費僅三萬徐州花山之役則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匯費一萬餘而已故曰決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宿桃清一帶而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非所憂也然此亦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也夫黃自滎澤以至雲梯海口兩岸堤工三千二百里潰決之害人人知

之淮自桐柏而至泗盱境八百里自清口至海三百餘里上下千一百里所堤防者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知其利與害者知之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謂淮城睥睨與湖面等堰不固則淮其洶而高寶七邑其魚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又有知之者曰堰不固則淮水東注黃且躡淮之後而清口必淤黃失長淮之援無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此知其二未知其全者也夫河決於上者必淤於下而淤於下又必決於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勢必以漸而決于上從此而桃宿潰邳徐潰單曹潰開封潰奔騰四溢東省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暢泛濫之勢更挾

黃水而愈漲而運道民生不可復問矣故高堰一堤  
全淮係之全黃亦係之非特淮揚二郡與運口之害  
已也此兩河南北之大勢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北固  
開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慎宿桃清之守幫築中河兩  
岸之隄南謹高堰之守歲壩坦坡以保之苟大者無  
虞則其他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即有潰決亦隨  
決隨塞跂足治之矣

黃淮全勢 以上俱  
靳文襄公治河書

卷第五十一



行水金鑑

卷第五十二

河水

靳文襄公行水之法治紀廣矣備矣謹錄其梗槩而  
彙括之得一十二條此萬世之津筏也豈獨爲淮揚  
一方之永賴也哉下一開浚引河引河之用有三一  
則曰引水以濟運也蓋河當極敝之後黃流悉從各  
決口旁注其正流一線曾不足以方舟則不得不鑿  
之使寬而後運艘可浮也一則曰預浚以迎溜也河  
身旣積爲平陸矣而土有礲均之不齊者又懼將來  
黃流歸故之日或激而他潰或澁而滯淤也故必相  
度形勢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令水至歸渠成其湍迅

之勢則刷沙有力而亦無岐出之他虞矣一則曰挽  
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其順流而下也則藉其猛以  
刷沙而河受其益其橫突而衝也則挾其猛以觸岸  
而堤受其傷方其脩左脩右衝突激射之時被衝之  
隄危於纍卵是宜酌左右之中急開一渠一面將衝  
突之處迅行埽堵一面挽所衝之溜頭引入中流以  
奪其勢而後彼堤可保故曰其用有三也但三者之  
用雖有不同然度上下高卑之數以定挑挖之淺深  
驗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凡此皆屬利導  
之要則又勢異而理同者也

挑河之法固當相土性之淤鬆以施  
浚然亦有必無鬆土不得向淤處

挑挖者後來水到之時自是必多澀滯此等水中之淺人力難施司馬創造鐵  
犁數十箇每箇約重二百斤上具二十餘齒沉至水底則爬土有力又置造浚

船數百隻每二船繫犁一箇乘流鼓棹往來爬刷且令各船更番疊上於河得以漸通此又以物力代人力所窮之一法也

## 二浚築

雲梯關關在清口之下者二百餘里黃淮俱從此關以出海口者也前此海口壅積治之者莫不議挑浚矣特未察所以壅積之故率因關外之土原屬坪廠漫灘以故出關之水亦隨地散漫散漫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是以如其壅積耳公既悉其故因念水不歸一則力不厚力不厚則溜不急溜不急則沙必停欲救其弊非築堤束水不可如是創築土堤凡一萬八千餘丈然後水就束於堤內一往急湍刷沙有力海口停積之弊去而尾閭始通矣 三築高家堰

入淮河

四築清水潭

入運河

五堵築決口康熙十六年以

前黃河兩岸決口二十一處南北運河及高堰等處  
決口七十一處前此率旋堵旋決或堵東決西爲患  
公乃以水平法測地形之高卑衡水勢之順逆相機  
下埽凡埽之大小邊幫底套丁順之制以及物料之  
輕重堅脆無不精晰畢當故費不糜而工克濟焉其  
在南運河者自堵高堰清潭後餘者固已漸次竣築  
矣其在黃河者決口有大小則堵塞有難易人無不  
以先難後易應先堵楊莊爲說公則先堵小者小口  
堵畢而後一力以堵楊莊於是用工旣專而又無小  
口刷大之患至於徐灣蕭渡之決人莫不爲公危者  
公又謂久淤之河原不能求通於一旦惟有盡人力



以求其必成而已每遇決潰之頃皆安心靜氣以臨之果三堵而後告成焉人無不歎服其智量也 六  
建減水壩淮屬三十年以前之黃河廣闊各二三百丈水卑於岸者丈餘河底復深四五丈不等寬深如是是以雖有萬餘里之洪濤猝至足以容納而無患也自淤成平陸之後雖竭疏浚之力挽歸故道然欲其驟爲刷深而容納如故理所必無也夫旣不能容而又不令有所洩則怒漲奔流者勢必橫衝四潰矣公乃以推測土方之法移而推測水方其法以上流之寬深準下流之淺窄量入爲出以洩之然漕中之水又必須留以滌沙而後可冀其日刷則其間應留

應洩之數又不可不斟酌至當也公爲之審度地宜於黃河兩岸建減水閘壩十餘座且酌定高卑之數既可以洩所應洩又可以留所應留是以上游奔赴之水一及閘壩則即可洩其餘漲而不至於衝崩其正流之在漕者未及閘壩則仍有所蓄使其力可刷沙而不至於緩弱夫然後堤工既可保固而河身又可日深是乃拯極敝而救變通之一法也 七改南

運口八改北運口

俱入運河

九均劑黃淮

入淮河

十堅築堤

工河之有堤也舊矣然堅則難摧瑕則易釁故公之督築也必令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即夯碾三回築畢用鐵鎚杵孔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亦有純淤

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大堅錘不易入且土必龜坼  
爲驗不一律繩也臨水之面坡必坦而坡面必令蓄  
茸草以蓋之蓋以草能柔水性而坦坡又可免風浪  
之擊也然值不稱則工易偷故取土有遠近而遠者  
則有增焉又土方之數有堅實鬆浮之辨浮者每下  
土一方堆成上土一方相去無幾實者下土一方僅  
築上土七分故堅實者亦有增焉且遇冬時或挑土  
於水中而以河土築堤也慮夫之寒則體有皮褲皮  
鞞之具啜有火酒薑漿之助遇溽暑慮穢蒸而易病  
也則廣備靈砂萬應玉樞等丹藥以濟之是以投醪  
挾纊之感役數千萬人無不甘心者而堤工用以益

行不金錄卷五十一  
四  
堅云 十一改增官守先是河官之制設分司四員  
以部郎領其事三年一易以爲常夫部郎之親民也  
視郡邑爲有間舉事率格滯而未浹且以其年之有  
限也往往履任之初多乖迂及車輕路熟則又以瓜  
期去人多嗟惜焉公懲是疏請撤部郎而權歸郡丞  
且令監司統轄之丞之於郡邑也呼吸爲一氣事易  
集且遴其諳練者以名聞及受事綿其歲月責其成  
功夫是以吏習民安而政克舉焉至於大工繁龐一  
時並舉爲尤劇公又題設監理分管諸員畫疆別務  
以任之俾各治所事各展所長日課其殿最布公信  
而行黜陟於俄頃故羣心悅服效忠者衆蓋功之成



也其又有鼓舞之神乎十二設立河營舊制沿河堤岸皆額設河夫以供修防之役然率張虛數臨時倩應故名存實亡而工因以隳也公欲立綜覈之法專責成考功過而鼓舞之於是以兵法部署疏請設兵夫八營令其亡故除補有報逐日力作有程而虛實無遜情且營以守備領之遞爲千把總凡官若兵與郡丞河衙佐雜各文職皆畫疆而守無冒無諉而責成以專臧則陟否則黜而功過以明人無不鼓舞盡力者且揆時度務東工劇則調西營協應之呼應旣靈而緩急有濟其於畚鍤也較額夫之舊制爲有

實益云

淮安府志 文襄公治河真所謂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前後十年兢兢以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守此數言

以爲治河之金針以故功高底績雖以下河屯田爲人所中傷而  
聖明益信其公忠始終 隆眷不替云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初七日總河于成龍  
爲遠方之民應募河工等事奉

旨該部知道 部議先經原任總河靳輔等疏稱從前

興舉河工派募里民不勝苦累臣輔乃易派募爲催  
募重堤一工力圖早竣令各員賚銀往江北東豫等  
處分頭催募每名預給銀數兩不等正在興築奉

旨停工各夫四散而去預給銀兩無憑扣追查從前工  
程凡有預給工完扣除是以在工有預給之實而冊  
報無預給之名惟重堤一工忽然中止遂有預給之  
名仰請蠲免臣部以一切工程並有預給工價之例

應將該督等題請豁免之處毋庸議題覆奉

旨這事情著新任總河察明具奏今據總河于成龍等疏稱訪察無異應如前河臣靳輔所題仰祈

皇恩特賜豁免七月十三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這預給夫役銀兩工程中止且已經年久著免追取

餘依議

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工部題覆趙山察勘河工一疏奉

旨察勘河工原欲嚴虛冒錢糧之弊以期河工堅固所差官員理應矢公詳加嚴察前遣趙山等察勘時並未察明河工堅固與不堅固及虛冒錢糧之處且有管河

官員以爲不堅意欲重加修理而伊等閱視反稱堅好者明係朦混狗庇大負差委之意趙山等著吏部嚴察議奏這察勘無益嗣後差遣察勘著永行停止

京鈔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總河董安國題兩河情形等事奉

旨著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勘確議具奏該部知道 會議得黃淮交匯起歷山陽安東以抵海口黃河兩岸縷堤卑矮不足捍禦業經河臣於謹陳河工幫築等事案內 題明加幫在案若照本年異漲水跡似宜再加高寬但江海湖河一時並漲從未有如今歲之甚者相應仍照原估加幫



俟來年伏秋聽河臣相度水勢酌量另題外惟海

口乃全黃去路案查雲梯關迤下爲昔年海口今則日淤日墊距海二百餘里下流之宣洩旣遲則上游之壅積愈甚水勢不能容受小則倒灌大則漫溢斷斷不免矣見今河臣於雲梯關下馬家港地方挑挖引河一千二百餘丈導黃河之水由南潮河東注入海急應僭挑開放又清河縣之甘羅城卞家汪堤工單薄亦應一律加幫又天妃壩石工今秋異漲水上石工築堰防禦應行加砌又山陽之老壩口大小車路口險工當全黃之頂衝今秋異漲竭力搶救方保無虞業經河臣於三壩大漲水勢等事案內題明

急應修築戲堤一道以爲內障又山陽之王公堤石  
工卑矮本年漫隄過水應行加高并應加幫月堤以  
爲外護又自清河歷桃源宿遷邳州睢寧靈璧以抵  
徐州除兩岸縷堤見在高寬未至損傷者毋庸加幫  
外查黃河兩岸清河縣之南河嘴爲黃淮門戶河身  
寬闊黃水每多倒灌應築攔黃大壩一道直接縷堤  
并於甘羅城西創建草壩使口門小一分則黃水少  
灌一分再清河縣內縷堤一千三百五十九丈五尺  
陡坡塌卸桃源縣界內縷堤四千六百五十丈并靈  
璧縣界內縷堤一千二百丈地勢低窪以及宿遷界  
內彭家堡險工一千二十二丈埽臺卑矮蔡家樓磯

甯壩一百三十二丈舊壩單薄均應加幫睢寧縣界  
內戴家樓險工三百三十五丈全黃頂衝勢甚危險  
應建挑水磯甯大壩并於對岸漲出沙灘酌挑引河  
一道導水中行以防衝激其武官營子堤七百零四  
丈亦屬單薄並應加幫徐州界內小店月堤三百九  
十五丈單薄不堪急應加幫并接月堤一道楊家窪  
楊橫莊兩險工水勢南遷全黃頂衝應於楊家窪加  
幫埽臺添築月堤并於楊橫莊北岸沙灘酌挑引河  
以避危險其徐州護城石岸五百一十五丈爲州城  
保障本年異漲水與岸平急應酌量加高查黃河北  
岸縷堤自清河縣界石人溝起由桃源至宿遷縣卓

家莊迤上止共工長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丈內係  
中河外係黃河一線長堤兩面受敵兼之地勢低下  
堤工汕卸均應酌量分別加幫上而宿遷縣界內河  
北鎮照舊修理其南北兩岸束水子堤卑矮單薄逼  
水太窄一遇泛漲卽有漫溢汕刷之虞應於北岸仍  
循舊址加幫南岸臨河遠者亦照舊址加幫臨河近  
者酌量改寬興築并建小閘減壩置板啓閉水大則  
藉以分洩水小則收束濟運再於頂衝掃灣之工照  
運河例簽釘排椿鑲填丁頭第中河之水由仲莊閘  
直注黃河逼溜南趨黃水勢強每易倒灌運口議於  
黃河之下糧艘由陶莊閘進口入中河北上使清水



由陶莊閘出黃庶不助黃水倒灌其雙金門石閘格  
堤應移建於陶莊閘之下東水行運但今新運在邇  
未便驟改俟伏秋後河臣相機改建可也又清河宿  
遷之護城隄并清河萬家營之遙隄俱屬低矮均應  
加幫又宿遷劉老澗減壩均應照河臣前題建造  
減水石壩磯心置板啓閉迤下引河淺澀之處應行  
挑濬導入海再查阜河兩岸堤工除邳州東堤無  
悞運道毋庸議築外宿遷縣東堤五千二百七十六  
丈七尺邳宿二州縣西堤九千零八十四丈七尺漫  
溢殘缺而閔王廟一帶尤汕刷殆盡有阻運道民生  
均應酌量一律修築以上各工俱經臣等公同親履

勘確除今秋異漲黃運兩河漫溢水口悉已修築完  
竣其童家營一工亦見在修築堵塞并歲搶工程照  
常修防不議外所有會勘過應修應築之處理合繕  
疏題覆其需用土方工料應聽河臣確估具題  
興工可也

張文端治河書

河南巡撫李國亮疏言滎澤縣北臨黃河丹沁二水  
會歸黃流逼近城下查滎陽郡舊基高阜將縣城移  
建於此可永無衝決之虞部覆不允得

旨這遷滎澤縣城著照該撫所題行

居易錄聞其事  
在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旨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應築工程俱著照該督

等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其海口爲黃水  
入海之道所關甚屬緊要河道總督每年委賢能河官  
專管修理勿致壅滯該部知道

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李天馥吳璵學士布  
泰噶里溫奏錢齊保恩丕顧藻徐嘉炎李錄予河道緊  
要董安國工程未完之處儘多關係錢糧今若不清楚  
日後董安國于成龍至於彼此推諉差部院堂官一員  
帶領才能章京前往會同總漕桑格等將工程已完未  
完之處用過錢糧數目逐一查明丈量開造清冊帶回  
欽此本日綠頭牌啓奏奉

旨著尚書馬奇侍郎常綬喻成龍去

張文端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聖駕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尚書馬奇侍郎常綬喻成龍

李柟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

寧巡撫宋犖員外郎赫韶瑟登德費揚古等朕念河道

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

黃河細加看閱黃河底高灣多以至各處受險又至歸

仁堤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各堤岸愈高而水

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因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

溢黃河若淤高二尺則水高二尺淤高一丈水即高一



丈若治河專以築堤終屬無益如不將黃河刷深徒費  
錢糧且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  
不能暢流各河與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  
至惠濟祠埽灣由北岸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  
再向東斜流入惠濟祠交匯黃水如何得能倒灌朕欲  
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  
刷深一尺則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水淺一丈如  
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而行各壩亦可不用不但運河無  
漫溢之虞而下河淹沒之患似可永除矣朕意如此是  
否爾等直奏不得以朕必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保  
其必然且攔黃壩灣曲馬家港窄狹雖將時家馬頭之

口堵築而黃水不能暢流山陽南岸韓家莊等處險工甚屬可虞至於下河不必挑濬如將上河修築堅固則下河不治而自治矣今朕念民生運道親行巡幸如不遡本窮源分晰條治於民生何益將來每歲加帑高家堰等堤堵築時家馬頭等口徒致糜費錢糧淹害百姓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董安國馮佑將河道廢壞已極此各工程責令賠修贖罪其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河射陽湖鰕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歸海其

攔黃壩應行挑拆時家馬頭暫緩堵築使黃水流定汰黃堤築成之日再將時家馬頭決口堵塞至於歸仁堤人皆稱係保護明季皇陵此俱係妄誕三四十里路之隄如何護得明季皇陵此隄之修專因水漲之時毛城鋪等處發來之水至歸仁堤攔回仍歸黃河之意此堤亦應酌量修築至於運河之水少有不濟治之甚易爾等係河臣係爾等專責若此治法一成則河道可保無虞如不然另想別策務必將被淹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爾等若挑挖引河其原有工程仍照舊令各官修防不可怠忽俟挑挖引河黃河歸入故道再將下河串場河與射陽湖涇河鰕鬚沙溝挑數

處通流使水歸海至於邳州清河桃源安東山陽寶應  
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百姓困苦已極如欲  
拯濟而窮民不沾實惠殷實之人反得行其冒瀆每一  
州縣或截留漕糧一萬石或截留數千石比時值減價  
糶賣則窮民實有裨益邳州差部官一員糶賣其餘別  
處米石責成總漕桑格總河于成龍同地方大臣委令  
地方官糶賣如此救治諒百姓似不致流離河道永無  
衝決朕意如此是否允當爾等直奏不得以朕旨爲必  
是爾等速會議具奏

謹按此

上諭備述黃運兩河并高堰下河等處修築事宜全錄

在此而運河高堰等處事  
宜再分錄於各條之下

是日總河于成龍協理河務徐廷

璽等奉



上諭諭將攔黃壩拆開新河口亦不必堵塞其時家馬頭亦不必合龍門俟汰黃堤築成之日另行定奪 初

三日

聖駕親閱黃河堤岸 初四日奉

上諭朕未到之前將王家營陶家莊引河挑完放水即寫摺子具奏 四月二十二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

旨引河挑水壩可曾建築奏稱清河縣陶家莊舊河水溜甚遠兼料物未曾運到俟大溜稍近引河口再行建築又奉

旨河身戩堤可曾建築奏稱一因料物未到又因離堤

甚遠尚未修築奉

旨此堤不論遠近必與要修朕業已指示不用高寬止用高五尺底寬二丈頂寬七八尺以過水頭董安國等引河工成方可贖罪功若不成如何贖罪 二十三日河道總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璽奉

旨堤內有水之處必下埽方好幫築時家馬頭舊河從前淤墊之處挑挖引河決口趁此時亦應堵築至修河之圖朕至京斟酌妥當發來 二十七日奉

旨這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挖引河于成龍奏稱徐州楊橫莊一帶灣曲臣見已遵

旨行該道廳挑挖其各險灣曲之處容臣陸續挑挖奉

旨是凡有灣曲之處俱各挑直 二十八日據郎中朱  
成格員外郎赫韶瑟摺開康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  
七日

皇上坐船出清口喚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赫韶瑟傳

上諭這南岸所堆石塊今若不令收起恐大水之時被  
衝流失著速令收起

皇上下船上南岸傳

上諭這南岸若不修挑水壩新挑引河必不能暢流朱  
成格赫韶瑟奏稱前日於接

駕之前于成龍等親至看過修挑水壩基址若在陳家  
莊修挑壩恐清河縣東關危險在陳家莊迤下二里

餘對引河觜處之上一里餘應修挑水壩打過椿又  
奉

上諭理應速修爲何遲了朱成格等奏稱挑水壩尾堤  
若不接著南大壩恐水漲之時水從挑水壩尾衝進  
挑水壩難以存立且應修堤岸甚遠所需料物甚多  
因一時未能齊備是以稍遲又奉

上諭從朕所釘椿處修挑水壩二三十丈挑出水頭大  
溜向北以至引河流暢尾堤在陳家莊旱地面築高五  
尺水長之時若從陳家莊南任其流去無礙這事關要

緊朕旨交與爾等

張文端治河書

是月總河于成龍等謹奏爲歲夫徒滋苦累亟請變



通以收實用事竊照連年河道敝壞小民昏墊致厯  
聖慮巡幸江南不惜帑金指授修治更沐

皇恩蠲恤頻施截漕平糶無非愛民如傷之至意臣等  
庸愚荷蒙不次

殊恩復畀督河重任今有無濟於工有累於民之事不  
得不爲我

皇上陳之查江南黃運兩河額設河營兵夫修防之外  
每歲額撥徐屬邳州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  
寶應各州縣歲夫共六千九百五十名協助河兵共  
相修防臣等往來閱視河工各屬士民咸以歲夫苦  
累紛紛見告訪聞百姓每派歲夫一名終年約費銀

至二十兩及至到工非老幼充數即旋到旋逃揆厥  
所由多係河棍人等包折肥已徒有歲夫之累終無  
歲夫之實臣等何敢輕議裁減若不亟爲變通究無  
實濟臣等再三籌酌莫若將徐屬等州縣歲夫盡行  
裁免止於每歲每名量徵銀五兩編入正項地丁之  
內照河銀一例催徵起解河工但歲夫旣裁必須添  
設戰守兵三千三十名以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管理當伏秋水發之際酌量緩急分  
撥搶救即以裁夫銀兩以充俸餉之用在小民亦所  
樂輸在河工亦得實際矣再查海州山陽等處官蕩  
出產葦柴歷年以來或發刀工或給委員原期斫斫

運濟兩河歲搶工程之用乃因日久弊生或借襄運  
愆期雨浥霉爛或稱野火焚燒及海潮漂淌遂而拖  
欠纍纍今查各蕩每年約得額柴一百一十八萬餘  
束即責成該遊擊等管理每當九月霜降後撥兵開  
采照額計日采完運貯水口調撥各營浚船交給該  
備弁運送各工收用每歲可得柴價銀二萬六千餘  
兩除湊給官兵俸餉外尚有節省銀一萬五千二百  
餘兩如蒙

皇上俞允準行其於河工民生均有裨益矣爲此恭具  
奏摺

上請伏候

勅旨 五月初二日工部議覆應如該督所題奉

旨依議

此設立葦蕩營所自昉也康熙五十九年間總河趙世顯以蕩地淤墊不產葦柴徒費糧餉無益工需題請裁汰大學士馬等將裁營折本啓

奏奉

旨這事有因先經部議駁回此營係原任總河靳設立似於河工有益豈可輕易裁汰將本發回尚書張與部會同將此營裁汰與夫有益無益有因無因之處一并確議具奏會議者竟准其裁汰奉

旨依議迄今四年蕩地未盡領墾徒有墾科之名而無增賦之實現奉部駁未能結案

七月二十五日工部議

查時家馬頭先經該督等題請發帑先期備料堵塞臣部以照例責令經修防守官員賠修等因屢次議覆在案今該督等並不照例責令董安國等賠修何得題請動帑修築應仍行該督等作速照例賠修完工報部可也奉

旨時家馬頭地方最關緊要如有修築機宜恐致遲悞



著該督不拘何項錢糧動用修理工完之日將數目明白題報著原修人等賠補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臣查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湖河均關運道民生最爲重大全賴堤岸高寬方資捍禦但一切險工掃臺窄隘堤岸卑薄殘缺不堪非自今日爲然久宜加幫高寬凡有黃流頂衝灣曲之處俱應相機挑挖引河以分急溜臣於前任時蚤經勘明條議陳奏在案雖原任河臣董安國請帑修築尚未成功而臣於去冬復膺

簡命再督兩河到任之初即會同欽差部臣并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自徐州以至海口黃運湖河皆徧履

踏勘又蒙

皇上親臨勘閱凡有應修應築之處一一面為指示臣等欽遵

俞旨當即檄行該道廳逐處分別緩急詳加確估但念工程緊急如循舊先估題修往返需時必致有悞臣等將先經勘明之處酌量工程之最險最急者一面發帑興工或檄急公人員僱築然後陸續題估其各屬工程正在僱築之際不意伏秋水汛暴發兼因天雨連綿堤根土塘多被水占人夫雖多畚鍤難施取土艱難是以各工不能一時告竣今值霜降已過水勢漸消見在勒催各官添募人夫乘時協力僱修指

日可告完工唯是加修創建石工甄工等料辦自遠方不無尚需時日其各屬歲搶工程如徐州之郭家嘴吳家莊邳睢之三官廟戚字堡以及宿桃山安之煙墩朱家莊老壩口等工最爲險要皆臣等不拘往例先事預防或加幫戩堤搶築埽臺不惜夫料錢糧得以保固平穩

河防志 奉  
旨詳見淮水

是年十二月初六日巡視北城監察御史李○題爲河防各有疆界變例苦樂不均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 部臣等議得臺臣李○疏稱山東河堤北岸止曹單兩縣共計一百九十里單縣六十里曹縣一百三十里此應分修築之工也其自戴家

樓起至儀封縣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  
係河南考城縣地方歷來修築無紊康熙二十五年  
將考城縣三十里河汛險工歸併曹縣十餘年來代  
為修理官民交困且河防設官各有責成河南設通  
判一員主簿一員專駐考城以治豫省兩河之堤山  
東設同知一員主簿一員專主曹縣以治東省兩河  
之堤今考城三十里堤工推諉於曹縣則駐考城之  
通判主簿何所事事又查曹縣額設徭夫三百六十  
四名曹州定陶金鄉城武協濟徭夫六百二十三名  
歲修一百三十里堤工如有險工臨時尚須協調今  
又增考城堤工三十里夫不加增何能無悞恐不能



無顧彼失此之虞伏乞  
敕下河臣于成龍協理河臣徐廷璽會同東撫臣王國  
昌豫撫臣李國亮親詣河汛正明疆界將此三十里  
堤工照二十五年以前仍歸河南考城縣官民修築  
庶兩省連界之民各得相安無事而河工不致貽悞  
等因前來查總河等現在河工看修緊要之處此事  
不甚緊要應行總河等俟閒暇之日會同河南巡撫  
山東巡撫詳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三十  
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具奏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旨這事情著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同詳勘定議

是月十一日巡視東城浙江道監察御史廖騰燧題  
為帑金糜費日多河工迄無成功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六部臣等議得臺臣廖騰燧疏稱我  
皇上軫念民瘼於淮揚水患宵旰憂勤不啻堯舜咨儆  
自原任總河董安國糜費歲修案內及各案大工帑  
金不下四五百萬總河于成龍接任以來河庫錢糧  
及屢次給過帑金又幾及二三百萬河工無一案報  
竣追賠各欸並無一案還項臣以為考成不嚴則無  
任事之員限期不立則無完庫之數日復一日十國  
帑終歸虛耗請嗣後有堤岸衝決者管河各官俱革  
職帶罪賠修分司道官俱住俸督賠成例限以半年

完日開復逾限不完者照例分別降革離任賠補至  
總河身膺重任百官皆其統屬責成尤不可不嚴如  
此庶河臣知所警畏河工成效可期而帑金無侵蝕  
之弊等語查定例內黃河水勢洶湧與運河不同修  
築黃河堤岸仍定限一年運河堤岸仍定限三年如  
黃河堤岸半年內運河堤岸一年內衝決者經修防  
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均行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  
調用總河降三級留任如黃河堤岸過半年運河堤  
岸過一年限內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  
等官降三級調用分司道官降二級調用總河降一  
級留任如過限年衝決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

修築分司道官住俸督修工完開復總河罰俸一年  
等因又定例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照舊例處分至  
河水漫決河流不移者限年之內令經修之官賠修  
如過年限令防守之官賠修等因各在案今雖稱賠  
修未據報完之處若不嚴定勒限處分之例終無報  
竣之期嗣後有堤岸衝決河流遷徙者仍照舊例處  
分外河流不移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帶罪勒限半  
年賠修分司道官俱各降四級督賠工完開復如限  
內不完將承修官員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調用總  
河降一級留任未完工程仍令賠修現今應賠工程  
總河具題動帑修築者甚多將此應賠銀兩亦照賠



修之例勒限處分如限內不完分司道官不行揭報  
總河不行題叅照狗庇例議處俟

命下之日永爲定例遵行 又疏稱修理河工人員雖  
有一定丈尺然地名繁雜若不畫一定界表以石椿  
恐將來一遇衝決彼此推諉狗庇護移甲作乙將  
現在舊堤指爲新堤請

嚴敕總河特委能員將應修之河堤細爲丈量編立號  
數以每十丈爲一號立一石椿上鐫號數下鐫修理  
人員姓名其舊堤亦一體編號立椿鐫明舊堤字樣  
造冊報部以便稽查等語應如所奏立石但每十丈  
爲一號立一石椿殊爲繁雜應令總河等將現今所

修堤岸細爲丈量於接連交界之處各立石樁上鐫  
號數下鐫修理人員姓名其舊堤亦照此立石編號  
鐫明舊堤字樣備造細冊報部可也康熙三十九年  
正月二十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卷第五十二